

何谓文化?“经纬天地曰文”，“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文化的全部价值体现在一个“化”字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变化，文以化之，文以化人。而热闹了许久的所谓“文化热”、“国学热”，很多时候是热而不化，或者只是以文化妆，造成文化上的两层皮。下面一层的大众文化，以铺天盖地的段子及娱乐节目为代表，锋锐大胆，全无忌避，嘲讽怒骂，妙趣恶趣横生。甚至走鄙俗路线，越俗越红，有些明星不惜炒作丑闻以赚取票房。

而上面一层的官场文化，却以枯燥僵硬、滔滔不绝又令人昏昏欲睡的空话、套话为代表，“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到处都是“话痨”，却更像是文化的堕落，以至于去年12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强调“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今年4月12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公开宣布：“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教给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们应该怎样说话，这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大国的文化现实，有些官员常常离开满纸假大空的稿子就不会说话，硬说硬要说漏，比如当众解释饮水变质：“水发红不等于不合格！”比如呵斥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比如呵斥群众：“你知道什么可恶吧？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些官员只有霸气，缺少文气，到关键的时候硬气有余，底气不足，以致激化矛盾，引发事端。

官场文化“化”不了大众，大众文化也“化”不了官场，这就是当下

文化上的两层皮。当然也是文化的尴尬。文化的两层皮带来的结果是人的两层皮，表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桥垮了，专家说和质量没有关系！房价高了，专家说和地价没有关系！泥石流了，专家说和植被没有关系！发育早了，专家说和奶粉没有关系！吃

文以化之

蒋子龙

海虾得病了，专家说和洗虾粉没有关系！”两层皮的人丢掉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遇事先怀疑，除去自己谁也不信，有时连自己也不信，比如谁敢相信自己每天吃的东西是没有污染的？“横竖都是笑话，反正都是不对”。而诚信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灵魂。人的两层皮，又造成社会的两层皮，文化与现实脱节，网络与生活脱节，“网友基本不上街，上街的人基本不上网。”网上一个世界，现实中又一个世界。

最令人痛心甚至该恼怒的，一些有头有脸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就暴露了两层皮的嬉皮士本相。比如台球比赛似乎是很讲究绅士风度的运动，英国的顶级高手奥沙利文来中国参加斯诺克公开赛，竟然叼着香烟走进新闻发布厅，面对镜头毫不避讳地大吐烟圈，引起现场记者不满，他还嬉皮笑脸：“在英国室内是严格禁烟的，但在中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啊，为什么他竟敢如此放肆地摆出一副小混混的腔调？还有那个中国男足的主教练、西班牙人卡马乔，对媒体谈到在华执教感受时竟说：“在中国，我就

像个部长一样，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让一个外国球员在中国有了了部长的错觉，这正是文化上的耻辱。两层皮容易使人走极端，造成感觉上的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和加剧社会现实中的两极分化。

为什么这样的“文化两层皮”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个口号流传了许多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明目张胆地挂文化头，卖经济肉，实际上就是打文化的旗号，招商集资，不过是用文化给自己贴金。许多成功人士出镜，身后巨大的书柜上摆满中外经典，而拍摄厅里的那些经典，大都是假书，只用硬纸板做了个空壳。人可以用文化贴金，一个单位同样也可以拿文化作秀，眼下最流行的就是给自己的单位或地区想出一句文化词，一定要把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抬出来，诸如唐僧故里、孙悟空出生地等等，动不动就是“万年古迹”、“千年名镇”、“百年老店”。然后反复地播放，形成一种轰炸般的宣传效应，于是就显得很有文化了。

那么文化该怎样“化”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化于社会。民族的魂魄，文以化之，国家的精神，文以化之。西方哲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也提出了一种“化”的标准：“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近五十年来，由于宗教伦理严重侵蚀，致使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社会行为的核主权已经从宗教那里移交给现代文化，文化取得了君临万物的地位。”真若重视文化，就该从根上热，从文化的本意、文化的核心价值上预热、升温，而不是只用来表面贴金。



海上旅程

王亮

我时常怀念起第一次海上旅程。或许是时代和生活节奏加快了，26小时的航程显得慢了一些，而今青岛至上海的海上航线已经停开十多年了。

那是1994年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着青岛后海小港码头，伴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船上旅人与岸上送行的人们都挥舞起手臂，在视线所及之处留下彼此模糊的身影与真挚的感情。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船开不久，我所在的四等舱里涌进一些自己夹着凉席的乘客，他们买的是最便宜的散席。很多青岛人都对这条航线有着很深的感情，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青岛即墨路小商品市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乘船去上海进服装，毕竟可以比乘火车多带好多行李。

我喜欢屹立船头的感觉，墨绿色的海水一望无涯，7000吨巨轮劈波斩浪，奋力前行，被船头分开的雪白浪花翻滚着快速地向两舷退去。落日熔金，夕阳余晖与粼粼波光交相辉映。站在船尾回望远方，帆影点点，海鸥时远时近地盘旋尾随，不时一个猛子扎向海中，那是船行处惊醒了“梦中的鱼儿”，浮上水面不留神成了海鸥的晚餐。华灯初上，餐厅、咖啡厅、酒吧间、歌舞厅和录像厅一起开放，一如夜上海的繁华。漫步甲板上，清朗夜空，星汉灿烂，海风徐来。

依稀凌晨4时刚过，就听到脚步声和有人在低语“起来看日出了”。等我上到甲板上，左舷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太阳红玉盘般的笑脸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慢慢浮了上来，不多时就散发出万道霞光，让人心胸也跟着亮堂起来。愈往南行愈热，整整24小时之后船抵吴淞口，江海相交处海天一色，烟波浩淼，使我真正懂得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的雄浑与博大。又逆黄浦江上了2小时，终于到达了这趟旅程的终点——公路码头。

我十分喜欢这舒缓而浪漫的海上旅程，便萌生了先去普陀山再游沪上的想法。我所询问的一位上海阿姨十分耐心地告诉我：往南去的船要到十六铺码头换乘，最早一班是晚上9点，如何倒公交车等等。还好她告诉我：十六铺紧邻外滩，买好船票后可以先去外滩看看夜景。我十分感谢她周到的指点，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上海人的热情与细致。

一艘船儿像一枚银针，用线儿穿越黄海把青沪两港紧紧相连。我想也许有一天，作为海上旅游专线，这条航线会重新开启。



那天母亲节。我拿起不久前刚从北爱尔兰买回的琴，弹起母亲熟悉的我曾弹过的一些乐曲。母亲还如许多年前那般慈爱地不厌其烦地听我已生疏了许多年的弹奏。如此噪音，一定是自己的母亲才可以忍受并给以欣赏。

完全出于一种偶然，我发现了这把琴，并冲动地不惜重金买下。我以为这拾回了当初母亲给我买的那把琴。

时光荏苒。1968年，我的父母都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们。在困惑和迷惘中，我的青春期躁动起“浑身是胆”，逆反着来自各方的歧视、侮辱和损害。远在“五七干校”的父母对我十分担忧。父亲整日被批斗，自身难保，无法顾及子女了。母亲则在永远的贤良中爆发了坚贞与刚毅。她执意造反派给假，要回家看看和叮嘱孩子。

母亲回来了，她十分忧虑地对我说：你爸爸处境不好，不给他添乱，便是帮他了，你若添了

底气

黄惠子

清闲周末献给厨房，买菜，拾掇，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烧一屋人间烟火，其实吃不了多少，但食物经自己之手折腾打理一番，便像是被赋予生命，从每一步实打实的动作里表达出来，将以往浮于半空轻飘飘的生活拉向地表，充入底气。洗衣，晾晒，扫地，晚间走走路。一条路

转向另一条路，又转向下一条，前两天还在跟朋友说着路与路的区别到底是如何叫人一眼认出。一条路于是也像被赋予了生命，它上面的树、店铺、护栏，它的人潮与车流，它的霓虹有多亮，它角落的流浪汉……好比一副容颜，五官的排列组合，眼里神态，说话声大小，笑起来的样子，唇边某颗痣。

每个人如同每条路归于自身的存在方式，每一天是重复也各有不同。

红色还是灰色？2001年外滩9号大修启动时，专家们曾就如何修复外墙展开激烈的讨论。红色派主张“修旧如初”，恢复小楼原始的清水红砖墙。灰色派则建议“修旧如旧”，维持已覆盖水泥砂浆的墙面，与外滩灰色建筑群保持一致。两派专家各持己见。

红与灰

——外滩建筑之七：“外滩9号”

乔争月

司通常要建造大楼，充分利用昂贵的土地。小楼初建时是砖木结构，清水红砖墙。二三楼有美丽的敞廊，点缀着塔斯干和科林斯柱式。顶部穹顶有雕刻精美的大山花。最奇异之处是其结构仅由8根不粗的实心钢柱支撑，虽不符合现代建筑规范，却支撑了9号小楼整整100年。

自建成之日起，招商局一直在小楼办公，直到1937年因日军侵华而迁往香港。上世纪四十年代招商局曾计划在外滩7、8、9号旧址上建造上海最高的大楼，后因内战爆发而未实现。而国际饭店设计师邬达克的档案中也存有一幢外滩40层巨厦的图纸，很可能正是此楼。

1937年后多家公司入驻过外滩9号，解放后又几经其主。到1998年小楼回归招商局时，曾经小巧玲珑的外滩9号已被拆除了大山花，敞廊为玻璃网窗封死，红砖墙也由水泥砂浆抹平，看上去俨然一座简陋的厂房。负责修缮工程的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认为当时的小楼堪称外滩最难看的建筑，“甚至没有挂上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算起来已是40年过去。今年4月，我去英国书展，在爱丁堡城下，一位黑人乐手弹奏着一把酷似秦琴的琴。猛然间，我被那拨动的琴声震颤了，记忆的闸门开启了，那把伴随我蹉跎岁月的琴不时浮现眼前。我感到了一种丢失，无法估量的丢失。

为母亲弹琴

赵炬

继续向北的又一国度——爱尔兰。徜徉闹市，又见一街头乐手弹拨那种酷似秦琴的琴。我被撩拨得不能自己，思绪中不断翻腾着我曾有过的唯一的琴——那把平复了我躁动的琴，那把自娱自乐或苦中作乐的琴，那把慰藉了父母走出阴霾的琴，那把憧憬未来走到今天的琴。我决意买到那种琴，拾回曾经的所有。我鬼使神差地寻找琴行，可是所有向观光客开放的购物街，都没有琴行。

回到北爱尔兰，距离回国只有两个小时的购物机会了。在导游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琴行，看到了那种酷似秦琴的琴，方知叫班卓琴(TENOR BANJOR)，要600英镑，合人民币6000多元。我冲动得不冷静，权当是600人民币。过后去乘十，方觉价格不菲。要店家开退税凭据，店家连说no，说我是第一个在这里买琴的外国人，他们没有做外国人生意的准备。

班卓琴经我不远万里带回。打开行囊，拿出班卓琴，母亲一眼便认出了有如几十年前的那把秦琴。让我弹来，我已找不准音阶。母亲怨道：就没听你弹出过调来。妻子听我与母亲回忆并互补着关于琴的故事，感慨道：这趟出去，只有这把琴买得值。

现在，母亲总要我弹琴。我知道，音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琴声唤起的记忆乐章，而这乐章其实就是命运的交响。

慈母常说“念经千卷，不如日行一善”等等，感恩母亲，请看本栏。



外滩9号 (插图:张雪飞摄) 昨天:轮船招商局今天:轮船招商局建造年代:1901年建筑风格:维多利亚外廊式建筑 建筑师:玛礼逊洋行(Morrison, Gratton & Scott) 地址:中山东一路9号